



雲起蒼穹處 丘下藏蝶庵

——悉尼儒士丘老雲庵印象

要說是什麼時候認識丘雲庵老師的，我真的記不太清楚了。大概是當時悉尼詩詞協會舉行詩詞講座、報社派我前往採訪時見到他的，應該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人生中也許總會有某種的緣分，認識了丘老之後、我們的交談十分投緣。眼前這位50年代名校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卻沒有一點架子，聊起文學、談起古詩詞，他娓娓道來；李杜的詩詞、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孔孟的儒家學說、仁義道德；莊子的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經，他都能順手拈來，滔滔不絕、誨人不倦。

這不能不說是上天送來的一位良師益友啊！雖然筆者也是中文系的科班出生，但與丘老年代的高材生相比，真的是望塵莫及啊。

在之後的交往中才逐漸瞭解到，丘老在中國的時候就是一位著名的經濟金融學者，在當時國內經濟浪潮的中心廣東省參與並見證了經濟的騰飛。沒有想到的是，他在移民悉尼之後卻站在了這東西文明的交匯點、用了20年的時間，在澳洲編織了一個中華文化的傳播網絡：從著名的金融學者華麗轉身成為一名默默奉獻的文化協調員——從圖書館到音樂廳，從中華文化週到古詩詞講座，這位自稱為「文化郵差」的客家老人，以赤子之心在南半球點亮了不滅的華夏燈火。

據悉，丘老在出任「悉尼市政府多元文化協調員」期間，與悉尼市圖書館的一名管理員攜手，將10所市立圖書館打造成為了中華文明在南半球的燈塔：在歐田磨圖書館，他親自策劃建立了南半球首個粵劇文獻專區，收藏了從清末手抄本到當代音像資料的完整體系；而唐人街圖書館則因收藏了《四庫全書》影印本而聲名鵲起，成為了國際漢學家必訪的學術聖地。悉尼大學亞洲研究院一名教授評論說：「這裡的中文典籍之全，足以支撐一個漢學博士點的研究需求。」

另外，丘老為悉尼詩詞協會爭取到Erskineville活動中心的永久使用權，更堪稱點睛之筆：每週三的詩詞講座，每月十五的書畫雅集，20年來未曾間斷，最早的一頁還能看

到丘雲庵清秀的簽名。

丘老始終堅信：文化傳承需要物理的空間作為載體，有了這個根據地，中華文脈才能在異域生根發芽。

一位媒體的好朋友分享了丘老一個感人的瞬間：2017年「中華文化週」演出期間突然下暴雨，當豆大的雨點砸向露天舞臺時，丘雲庵第一時間衝向台前，毫不猶豫地解下自己的西裝，為唐代古琴「九霄環佩」遮雨。

這一幕被《悉尼先驅晨報》記者捕捉，拍下照片，配文「用身體保護文明火種的人」刊登在報上。

最讓人感動的是，現在已經90多歲的丘老還不時會關注筆者微信的朋友圈，每每細閱我的塗鴉之作後、總是會私下給出中肯的點評，可謂「潤物細無聲」，點滴入心頭。

多年來，這也成了筆者一直堅持古詩詞與對聯創作的動力之一，丘老背後的默默關注和支持，是揚帆的風、是航船的燈塔；而丘老在熱鬧的文化活動背後多年來的靜默堅守，對原則的恪守、對名利的淡泊，都成為了自己學習的楷模。

很是讚成他的說法：「文化傳承不是生意，計較得失就失了本心」。

他的住所始終保持著客家圍屋的簡樸，書房裡最珍貴的是各界人士的贈書和信函。「這些是真正的財富」，他指著滿牆書籍說，「比任何頭銜都實在」。

「文化傳播是永遠在路上的事業」，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拓荒者，開闢了道路，修建了橋樑。但更美的風景，要靠年輕人去發現、去創造」。

聽著這番話，筆者也願為丘老奉上一聯以表敬意：

「雲起蒼穹處；丘下藏蝶庵。」

景亮



丘老與景亮合照

鎮江的女兒，賽珍珠

2025年11月8號，伴著秋陽裡的風塵，我萬里迢迢趕赴江蘇。到達南京的當晚，看著眼前的燈火樓臺，心裡卻有些急迫，此行的我心心念念的並不是金陵的山水，而是那個低調神秘、讓人神往的鎮江，在那裡藏著我多年的一個心願。

車子快到鎮江的時候心跳有些加快，這竟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座城市，真對不住那讓我深愛了一輩子的鎮江香醋。來到鎮江，看到的第一句話是：「鎮江，美得讓人吃醋！」就在那醋味瀰漫的鎮江香醋廠，熟悉的味道向天空擴散，詩人出身的廠長叫我們開懷暢飲，幾瓶小醋下肚，讓人恨不得醉臥醋場。

天下的人知道鎮江多是因為香醋，但在我心裡，想念這裡是因為那位屬於鎮江的女兒。她在繸襪裡就來到了鎮江，是鎮江的食物養育著她長大，那是一個人永遠不能改變的身體記憶。鎮江的水、鎮江的土，鎮江的風，都曾潤過她，她無論走多遠，她都是鎮江的女兒。想到此，我情不自禁地在心裡輕輕喚道：珍珠姑娘啊，你最愛的故鄉，我來了！

近鄉情怯，前面就是我望穿秋水的賽珍珠紀念館。進來的第一眼，我看見的是靠牆的那個「思鄉碑」，心裡一熱，這是賽珍珠的思鄉，也是我們的思鄉！那一刻，忽然覺得我們身上也流淌著賽珍珠的血。



陳瑞琳攝於《大地》書雕。

震撼的時刻來臨，當那部恢弘的《大地》書雕在眼前砰然打開的時候，我們都跑過去擁抱它，這書實在太大，穩穩地匍匐在大地上，既不能捧在手中，也無法擁入懷中，我只能用身體去親吻她，用火熱的胸膛貼近她。我知道，那個寫《大地》的人，此刻就融化在這書裡，我似乎都能聽到她在字裡行間的呼吸。那一刻，我眯上眼睛，讓厚重的《大地》如母親般張開雙臂，將我輕輕融入，我不禁在心裡輕語：賽珍珠啊，你可知道，我們此刻是從你的大洋彼岸來到了你夢裡千回的家！

終於看見了那扇「家」的鐵門，推開的時候有點激動，我好像聽見少年的賽珍珠在呼叫：快進來吧！

進到門廊，感覺一股秋風潛入，帶著讓人沉迷的味道，那味道裡似乎有賽珍珠的魂魄。刷著紅漆的樓梯依舊泛著當年的光，小窗上的帷幔還在輕輕抖動，那裡是童年的賽珍珠曾經遙看的風景。我們都站在走廊上，扶著那樓梯不肯鬆手，感覺上面有賽珍珠塵封的手印，摸上去依然溫熱。

懷想1880年，儒雅英俊的美國傳教士賽兆祥攜著他新婚的妻

子卡洛琳來華，他們在中國生下了二男二女，可惜除長男外都於三歲前病死。兩人休假時卡洛琳懷了第五胎，她決定回到美國生產。就在1892年的6月26日，賽珍珠出生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初次起名為康福特，三個月後隨母返回中國，父親為她改名為珍珠。他們一家先是住在淮安市的清江浦，小珍珠三歲時搬到了長江與運河交匯處的通商口岸鎮江。就是在鎮江，她學會了漢語。我驚喜地發現，在鎮江的賽珍珠紀念館的牆上，竟有一篇小珍珠童年時在鎮江寫下的小文章，那時的她已開始展露出對寫作的熱愛。

都說童年決定了一生。小小的賽珍珠，一個金髮碧眼的美國女孩，講著一口流利的鎮江話，在私塾先生的教誨下，她開始學習中國典籍。曾看到一份文獻，說賽珍珠唯一的漢語錄音是她1942年在美国之音發表的對華演講，據說這錄音檔案藏於巴黎，我猜想一定是濃濃的鎮江口音。雖說她後來在中國有幾多住處，然而在我心裡，鎮江是她的搖籃，是決定她一生情感的地方，所以她永遠是鎮江的女兒。

在鎮江的賽珍珠紀念館，讓我特別感動的一個人是王媽，她是賽珍珠的保姆，在賽家生活了十八年。賽珍珠對王媽的第一個記憶是一張可憐可親的中國女性的臉，「那張臉並不年輕，可她與我卻象徵著愛和尊嚴。在我邁出人生第一步時，我緊緊握住的，就是這位中國保姆的食指。」王媽也是賽珍珠的啟蒙老師，那些日子，小珍珠坐在板凳上，瞪大眼睛聽著王媽用很誇張的語調講解著中國千年來口口相傳的故事，傳遞著孟姜女、白蛇傳、七仙女、西廂記等故事裡那些善良人的種種悲苦，從海螺姑娘到哪吒鬧海，從大鬧天宮說到水漫金山，無不感染著賽珍珠幼小的心靈，這無疑為賽珍珠後來寫中國的故事奠定了堅實的民俗基礎。賽珍珠說：「當我生活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時，我是中國人，說話、做事、吃飯、思想、情感和中國人一模一樣。」我突然在牆上看到一張老照片，那是賽珍珠過八十歲生日時，她穿著中式的服裝，好



賽珍珠過八十歲生日時的照片。

和諧的美，可見她從來就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在中國生活了近四十的賽珍珠，不僅寫下了上百部有關中國的故事，還加入了中國國籍。就在南京大學的一幢小樓裡，她寫下了經典之作《大地》(The Good Earth)。作為一個嚴格的現實主義作家，她真實地再現了那個時代中國農民的貧窮和苦難，還有他們的堅韌與尊嚴，為此賽珍珠傾注了自己血濃於水的深厚情感。此書於1932年獲得普利策小說獎，193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讓世界開始關注中國，理解中國。毫無疑問，賽珍珠是中國的泥土培養的作家，1998年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訪問南京大學時曾說：「我當初對中國的瞭解，以至後來對中國產生愛慕之情，就是受賽珍珠的影響，是從讀她的小說開始的。」

人們更無法忘懷，1943年，在中國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賽珍珠拼盡氣力為中國的抗戰募款到六百一十萬元。她昂然站在美國的國會大堂裡，激烈地陳述中國在二戰中付出的巨大犧牲。與此同時，她不顧自身安危，呼籲美國廢除「排華法案」對中國的傷害。就在1943年10月22日，近六十年的排華法案徹底被廢除！想到此，心裡熱血滾過：無論國內還是國外，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她的名字。

曾有人問賽珍珠：「你為什麼對中國做這麼多？」賽珍珠只回答一句：「讀過《大地》的人就會知道，如果不為中國發聲，我就對不起自己。」她曾在自傳裡寫下：「我從小到大，從裡到外，從少女到成年，我永遠屬於中國。」

當我在鎮江第一次吃到那碗香噴噴的鍋蓋面的時候，忽然就想起賽珍珠了，我想她應該是最懷念這個童年時的美食，她一定在夢裡無數次地回到鎮江，端起一碗熱騰騰的鍋蓋面。遺憾的是，自1934年賽珍珠離開中國以後，她一直盼望著能重返故里，但她卻再也沒有拿到能夠回家的簽證。直到1973年3月6日，八十一歲的賽珍珠在美國的佛蒙特州穿著她心愛的旗袍離世，在她辭世前最懷念的是鎮江的黑橋燒餅，她至死也沒能再回到自己魂牽夢縈的中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墓碑上，沒有墓誌銘，也沒有英文名字，只鐫刻著三個篆體漢字：賽珍珠。

感謝鎮江的賽珍珠紀念館，讓賽珍珠的靈魂回家，也讓我幾度落淚。我看到了賽珍珠的兩段話，一段話是：「中國人是人類歷史上傑出的一個民族，現在他們拼命地搞現代化建設，搞工業化建設，你們可以相信，他們會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他們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當我看到這段



陳瑞琳為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大會主席。這是大會開幕式合照(2025年5月13日於墨爾本。前右起七為陳瑞琳)。

七律·悉尼吳公作品研討會慶功宴

悉尼雨染煙霞紫，雲霓塗箋寄遠情。
霧靄輕磨砂紙色，茶香微暈墨香生。
三載金字風翻浪，十二下鐘鷓鴣聲。
順德檀桌金領結，舉杯猶帶九霄清。

董方



吳正作品研討會慶功宴合照

話的時候，淚水立刻模糊了雙眼，親愛的賽珍珠啊，你說的話今天正在成為現實！

另一段話是：「我親愛的中國人民啊，說你們親愛，是由於我整個的童年是在中國度過。在我整個青年時期，以及作為一個女性，甚至直到我度過了半輩子，我的朋友全都是中國人，我把自己作為你們的終身好友！」這真是她內心的赤誠

寫照，她把心和生命交給了中國，真正實現了愛無國界。

此時此刻，當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美國西海岸的矽谷華人正在上演著話劇《賽珍珠》，東海岸的華裔藝術家趙瓊女士傳來了她創作的賽珍珠雕像。我知道，賽珍珠的靈魂從來沒有離去，因為歷史需要她，中美兩國人民無法忘記她。

陳瑞琳